288.22
C
Si225Ss

3

ガラス使用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四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 記狀

### 修故丞相太師温國公墳記　司馬富（旦之子）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翌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藎臣盡瘁國事以損厥壽朕甚愍焉其從官塟以報其勞康稽顙泣血而辭曰陛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屢勅子孫以薄塟

7858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卷』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自爲終制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盛大崇廣上費縣官下勞民力懼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上復遣使諭指曰若爾何以報爲臣之忠且勤者予自答乃父此非乃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令曉以不可辭之指康對曰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命奪之無不可者敢不惟陛下之令於是詔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公喪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公從姪開封縣尉庭挾太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上方百工爲塋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制築垣四方方九十步四隅爲甓堠堠高六尺南出爲闕門門方丈有二尺二表施閥閱塚垣施屋四方方三十有一步崇一丈四隅爲闕闕爲樓三級而實之南出爲闕門門方一丈爲屋一區內設屏外施石人羊虎望柱各二挾門爲闕闕爲樓制如四隅其西南隅則公塚也高丈有八尺甓壙廣丈有二尺縱丈

ガラス使用

有五尺上爲華蓋周施丹繪石室深五尺有五寸廣九尺縱丈有一尺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蓋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甓壙爲石門中爲儀槨内供奉李君初莅事則謂康曰敕葬之制雖有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好實用而悪虚飾彼石門難得儀槨華靡爲費甚大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塟無用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何康對曰唯於是易石門以椁而撤儀槨不用不踰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撫士卒卹其飢寒而知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萃而死者則其能可知矣於是役也富實與揔莅惟叔父之忠而勤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自已又使者將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上足以副聖君優賢卹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物之心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爲記

## 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富之子）

丞相司馬公既塟之明年天子勅翰林學士蘇公撰

公隧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勳而銘之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内侍李永言從孫桂胥將作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扵墓之東南以居焉求言桂既受命即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凡七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圬墁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竒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二牖下爲二門門一城複閣周於碑廻廊環扵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此其大畧也至扵連甍叅檻從廣延袤之詳則匠氏存焉竊嘗念本朝元老之勳德既如彼而天子之襃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而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之蓋亦不敢徒爲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隆無踰扵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高仰若不可及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訏謨獻納之勤者天子既録之扵其生又録之於其死是以藏名于盟府

配饗于宗廟紀於旂常勒於鍾鼎使與日月並垂金石不泯其爲記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陳列茂績巋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之君有稷卨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世遐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欷吁歎息而不自勝非獨薦紳之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吟頌於下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如是况適當其時而親目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 重立司馬温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淮西壽春人金皇統時縣令）

司馬温公於有宋熈寧間致君澤民成八行已文章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燦於萬國見於當年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備矣固不待廷直言而後知也公薨於元祐之初歸附先隴神道一碑奉詔撰冩者實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迨至紹聖間遭奸諛之譖愬蔽主上之聰明以公之輩爲奸黨遂仆其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君有念之乃復全官爵欲再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瘞[illegible]受不傳於世甚可傷悲然天眷有德恐後世之弗[illegible]生

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樛枝蟠屈周映之圍春花籠以錦帳夏實絡以金鑾巽幄蓋其秋陰[illegible]育蒼虬蜿讓彼冬枝之屈曲異於天下之怪木雖畫工之巧有不能傳繪落筆於其間者噫碑座之龜爲杏所護惜覆宙如此之怪盖神物守持要後世験杏龜之硃而問碑所存之自也廷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酹酒屬文而弔之問諸守墳僧圓珍具道始末因仰天而嘘唏風流洟拂其泥塗覩無字而嘆曰斯文不重摹何以洗士民之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舊本乃於公曾侄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恩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各出羨餘共成雅事命工刋模砍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穴隙已不可鎸磨轉視陰則斜裂破碎附實以土分而為二決不可立想見初作碑時為無知輩自龜而上推撲所致而然也欲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焉亦目即無初立碑朝廷之大力也數日深思而無謀[illegible]族侄孫曰倚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横碑作小段

而摸立之則可如斯其則龜杏不損俾後人之知其異焉議之九月餘不能決將以候乃作乃逼之來而訂論之則二子方冐暑毒焚舟決戰取應於雲燕之間而未回適有衆僧之力仍偶廷直在任浩然有立碑之〻與一鼓作氣不至再三而衰竭誠技機之會間不容穗之時也因改碑而為四額一跌一共成六石使後之人摸而合為一亦可分而為六圖亦可於是不孤群議斷而行之使公家子弟庀日顯揚或後來全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載刻於初龜

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與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〻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毁公之〻德而作之者今則其柰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我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模列將何所立乎圓珍稽首作禮面公之墳焚香正色誓而告廷直曰當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堂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以立之一以報溫公之恩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恊助之賜一以報縣令勸成之力專四冶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乃

圓珍之用心也廷直以[illegible]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之以垂不朽

## 脩復宋相文正温國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呂柟（明正德戊辰狀元禮部侍郎陝西高陵人謚文簡）

御史朱君士光巡盐[illegible]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涑水鄉敬謁温公之墓及其世塚拜於祠下祠二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士光弗是也乃遷[illegible]命夏令荣察咢建其祠爲一宇正堂三楹撤東舊祠附以材作两廡廡皆三楹廡南作應門扁曰崇賢欲且毀僧寺焉乃曰司馬氏之後既南遷存此猶可以葺香火則止斷寺殿之北橫用啟門除又闢路於寺西墉外爲先門扁曰仰德改西祠爲士夫謁憩之所扁曰誠一堂自門而堂東轉而祠皆有垣墻始不混於佛室也又與其鄉前刑科都給事中馬君騤考求其家世應祀者於是坐待制於祠中南向坐公兄大中大夫旦於東墉下西面坐公於西墉下東面遹窔坐正言於旦之下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忠潔

ガラス使用

公朴於公之下邇與八八子祖孫萃於有廟亦推公之意也士光又以哲宗御篆公忠清粹德碑額其文爲蘇學士子瞻所撰紹聖亡崇寧間遭姦人章惇蔡卞輩踣擊崩裂後惟原趺綿[illegible]形崇及九尺委於草莽間乃命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八奇珉焉紫潤堅鏗礱且成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闊三其厚有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又自稷遶叓二百餘里中復阻汾涑乃檄解州判官年景孝絳州判官戴觀邏冬深禾刈塗涑河段農隙客筏停積又可橋梁乃濟遂摹哲宗手篆於額

重登蘇子之文於碑以竪于原趺之上復作亭以容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五尺四面皆横桴而洞虛懸達不遂司馬桂之碑樓也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財取諸官稅之羨力用諸懷德之民今年三月山西叅政予友秦世觀寓書於枘以述美而士光幷以其詳問記夫士光予同年之傑也素志温公之爲人當其脩復碑祠固所樂耳夫温公政績具國史文章具傳家集著述具通鑑通志稽古録諸書忠清粹德具哲宗之手筆而其感人心動天地本諸至誠

ガラス使用

惟一者又已具扵蘇子之碑茲固萬世誦之不磨者也夫感天人者其效也兼誠一者其本也於其間利用之德尤可述焉公嘗論治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且曰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於是嗟乎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樞密義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損常金甚至身羸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囈語而扵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扵死不瞑目此其心蓋竟於擊甕救兒之初雖夫並生之域亦可近也公惟明也辯忠邪利害如水

鑑是故不受名山料諒祚之難制議耕窟野計河東之省輸諫賀日食意四方之必見甚至攻斥變法雖惠卿亦沮論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綏遼夏雖趙滋高宜必劾此其材蓋充扵幼了大義之時雖夫無事之智亦可企也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實之建不惧帝諱充媛夏竦変允言墊謚之論不畏帝寵甚至罷曹佾之使相黜任守忠之交搆劾王廣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此其志蓋得於警枕力學之中雖夫矯誣之強亦可

以庶幾也是故誠一由茲而暢發天人於是而協應然則士光修復碑祠所謂民懷懿德雖劳不怨吏重風教雖費不奢者不其然乎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盡像以祀哲宗命治墳壙發陜解蒲華四州之卒計工一萬八千九百有奇至選尚方百工爲塋具若是其盛也自是之後惇卞且欲毀塚其祠之廢可知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學左延祐間李崇祖始捏塑爲像然至今祠始爲備矣宋碑既被惇卞踣擊文久不傳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杳生龜趺之側亂棘蟠屈周蔭交護如幄如蓋廷直乃因趺索碑得諸瘞土因裂四分并其額趺共成六石而以問山選石載刻于初龜之上俟諸方來然則今茲之舉有以復五百年之墜典振千萬世之公道矣或曰杳者幸也幸有一趺之存因以得其完碑將非天乎聞士光又走使索守人於陜西舊傳安民子孫猶有在長安者不知亦能鐵筆否若并索之彼必奮然鐫曰是安民之後某也亦可以慰乃祖矣嗚呼姦黨碑今安在哉公之勳爵名字籍譜詳在蘇碑士光名寔昌江西高安

ガラス使用

人正德戊辰進士

## 司馬故里坊牌記

朱寔昌（明進士監察御史高安人）

予既修復温國司馬文正先生墓祠及其忠清粹德碑事竣巡桉王君士英清戎張君伯含皆按部至乃同謁于祠下并周覧其山川而問俗焉知其地至今猶稱爲司馬里王君顧曰餘慶禪院猶與祠墓并列而三而院門殿貌猶雄不衰厥宅里樹之風聲則過者將無所瞻仰伯含曰是在士光予於是遂以二君之意乃檄運司判官髙遷夏令崇察取蒲州官木四株作柱鳩工集材建坊牌一座於仰德門之前扁曰司馬故里盡寺之東面作牌門實據鳴條岡之勝士英曰玆可名鳴條發秀矣西面亦爲門于墓墻之盡涑水望而環焉伯含曰是非涑水鍾靈乎乃各登其額而以横垣屬于中之大坊儼然都宮人不知有佛室矣二君命記之且以示同心之好予曰文正先生家世行實具在國史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於夷秋頌於當時傳於後世誠一之功宋東坡蘇公已具述之仁明武致用之德呂太史涇野年兄詳矣是皆

ガラス使用

百世不磨者也予復何言然惟先生有言佛氏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今餘慶禪院乃得依其祠墓縣志謂公之初意予則以爲非信筆也且無他據意者子孫既遷懷德之民以此葺香火耳否則託名賜額以幸存未可知也予又聞司馬子孫遷山陰者最爲蕃昌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竹得請于

朝始祀公於其縣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縣修奉祠事未幾南還其亦以其先世里第爲禪院所據無所於居乎予三人者之是舉也蓋有得於先生不喜釋老之心焉異時山陰之族有崇德象賢懷水木本源之念如埰者復來歸焉則賢有司當以他廢寺處禪院僧佛而盡還司馬氏之故物則王君所謂表宅里而樹風聲者於是乎可徵矣況人其人廬其居韓子亦有名言乎雖然予復有感焉秉懿好德之心貫萬世而一者也方今皇統元大德間視宋爲**讎敵**去先生未遠而張式王廷直乃能祠公立石至

我

皇明列聖天覆地載之恩於古聖賢祠墓世加修葺

敦以　詔旨而表章之實乃有待於今茲之舉則所望於賢有司者亦豈可必乎坊之立月日與碑同是爲記

## 重脩獨樂園記

王教（明祥符人翰林侍讀）

此司馬文正公獨樂園故址云　公昔此園在洛中洛人士以爲名勝乃夏之涑水里復有此豈其潛以龍脩築茲別墅初自家食時已有之故土人相傳猶能指點其處也園以樂名必有取爾矣古言樂在其中自仲尼始至稱回賢則又曰不改其樂公之友賢師聖宜無如孔顏者樂之取義其諸本乎在中不改之云乎或曰獨樂不若與人逃人忘世樂奚以獨無乃投竿執衽決渠操斧人將病且勞而公獨嗜以爲樂也曰是不然孔顏惟貧賤斯言樂公在家食正惟其時殆亦能樂其樂獨裕諸中非人所得與知亦不以此樂告人焉若夫天真至趣隨寓皆得託物寄形無入不可園可得而獨專乎哉樂園之獨蓋養夫用世之同推以及物公不獨潔而遯人也夷考其樂以天下相業足徵否則婦人孺子焉知君實相公之來都

人何慶天乎人乎竟不獲畢見此樂於世者何哉園至宋末猶無恙歷金迨元屢遭兵燹遺址雖存中則蕩沒如髠矣邑侯鍾君素馳景慕乃今宰公鄉邑拜瞻闕里詢求園位覆以祠屋維厥時蓋已具舉百廢復此義起馬爾即以覘侯樂善何已他日宦業所就不有大可樂如公者耶工始於嘉靖庚寅秋明年春和遂以落成體公儉素不以泰侈焉累此樂也侯名恕字近道河南南陽人舊與教同鄉舉

## 脩復宋太師温國司馬文正公祠墓重立忠清粹德碑狀

馬騤（夏縣人刑科都給事中鄖陽知府）

宋太師温國文正公姓司馬諱光字君實家世行實具載國史及行狀茲可畧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史臣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近世方正學謂伊周以來惟公一人信知言哉自宋迄今從祀

先聖廟庭况桑梓之墟乎公元祐初拜相在位九月而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論次元勳大節而書之親爲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初公

爲門下侍郎援故事請於朝建寺守塋賜額餘慶禪院塋在今縣治西二十里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肆其邪學蠱惑人主反目公爲姦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於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趺旁之形色殊絶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實宋紹興之十九年也縣令王廷直因杏之異求碑所在得之土中訪於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欲更爲新碑以石巨非卒爾可致乃横截舊碑爲四段模其文而刻之刻成無所於立詢謀於僧得圓珍者出其私帑建祠堂於禪院後之右偏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而立之名曰温公神道碑堂元至正十二年又重刊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侍制封温國公像其篆額龜趺猶委棄於草莽中初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孥趙忠簡爲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遷因家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縣志未之深考謂公之子孫舉室南遷者誤也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而

ガラス使用

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寖為蕃昌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廷芳得請於
朝始祀公於山陰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縣修奉祀事尋以父喪南歸每歲清明惟有司祭眞墓下而已正德十六年侍御丘公謁公祠墓顧瞻頹垣荒丘慨然以脩復為己任乃命繚以周垣方圖欲一新之而迫於瓜期嘗以脩復槩稿授余俾丁寧有司竪成其志余雖衰廢無用於世然時往來於懷也今侍御史朱公繼之益崇文事閔公祠墓謂基垣雖已[illegible]之若僧寺之設本為主守祠墓顧乃巍然居中而祠乎反卑隘偏安殊失崇顯前賢之意遂命於禪院後之中方剏建祠堂四楹各為像與位以公居中公兄太中大夫公旦侍左公則侍右於左後稍下為公子諫議大夫公康右後稍下為公姪孫忠潔公朴祠前左右翼以兩廊各四楹廊之兩旁為垣垣之中為牌坊扁曰崇賢祠右為堂四楹以為縉紳謁瞻之所扁曰誠一堂自堂而南亦為牌坊扁曰仰德仍命伐石為碑悉準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趺立於故址還

其舊觀而坡公之書實難爲繼侍御公乃自為揮灑遂成二妙嗚呼向使二公無温公之見則心且不同而奚以脩復為志使侍御公無坡公之筆則文将無傳而奚以還碑之舊彰公之德哉夫以斯文斷仆埋沒四百三十年來僅見於金而大顯於今日則其事信有不偶然者余爲公之鄉後生竊頋執鞭久矣侍御公斯舉余方鼓舞於茅簷蔀屋之下思欲頌其萬一而未能適我荣侯察來致侍御公之命欲得余狀将求於今之坡公以記其事則不惟二公維持名教之心有白於後竊喜不肖之名得附驥尾亦因托於不朽焉遂述其脩復始末與公之父兄子孫冝爼豆於一堂者僭為序列於前而具其行實於後若公之族裔有文行足稱而宜祀於兩廊者亦以其行實附焉書呈荣侯申復侍御公以為何如也工始於嘉靖元年秋七月成於是年冬十有二月丘公名道隆字懋之福建上杭人朱公名寔昌字士光江西髙安人二公皆名進士有聲憲臺故其興事舉功卓有見云

公父池　兄旦　子康　姪孫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右四賢宜祀於祠之正堂

司馬里（父沂附）　司馬宣（父浩附）　司馬富　司馬宏

司馬京（父諮附）　司馬桂　司馬植　司馬伋

右一十一人俟裁擇以祀於祠之兩廊

希迂馬氏曰按此篇考公家南遷顛末最詳其孜墓祠亦據聞見之真也又修復本丘公初志而朱公大成之新記作于丘公憂去之後故泯而不傳余故纂此以為實録其正堂之位已定若兩廡之祀不無望于後之君子焉

四卷

---

#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五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 記文

### 先公遺文記　温公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為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為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希迁馬氏曰世僅傳待制公行色詩而文則罔知余故録此以爲公家世文献之徵焉

## 司馬温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字淳夫　宋名臣）

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尭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豊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然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静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始終如一將殁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数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

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 跋温公書布衾銘

陸游（宋名儒字務觀號放翁）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 布衾景仁惠尭夫銘　附録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先叔丞相頃歲嘗以隷寫布衾銘示子孫俾遵儉德　元祐戊辰姪富模勒于石以傳永久

晰曰布衾銘雖僕射高平公所作而隷寫係先文正公手澤今原石嵌於祠之壁左筆法遒楷奇絕見者鑒賞蓋原　先公録以垂教洎夫

ガラス使用

刻之石而圖永久者無非欲後人體茲志意崇儉而去奢也故附錄於此云

李稱賓（元國子祭酒）

## 司馬温公祠堂塑像記

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于神明其誠意之所感乎薰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然其德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遠近之異非可強求也陝州夏縣今為晋寧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温國文正公之故郷縣西三十里曰鳴條岡即公之先塋縣學之左祠堂在焉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是三百年矣兵燹之餘堂固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延祐六年河東僉憲野仙不華公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嘆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瞻仰其於典禮蓋有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謀於縣之耆舊皆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侯既有命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施財命工選日興役不閱月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近聞者相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嘆息如公復生以手加額至

ガラス使用

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噫盛德之入人心也如此哉李侯又欲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鷚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言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乎世久矣是以功業若此其卑也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民之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人難矣自唐虞三代以來皐夔稷契之為臣載於書傳者可攷也殷之伊尹傅說周之畢公召公其人莫不以德稱於天下降及兩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

間考其平生雖僅能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武侯一人而止耳唐有陸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司馬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公之為人也篤學力行清脩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悅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功利被於天下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敵國遠方莫不畏其威德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況

ガラス使用

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非野仙不華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矣邑之人歲時祭享来拜堂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風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不美哉請書此於石以俟

## 司馬温公祠堂記

侯均（元人）

自三代而下歷漢及唐宰相學術純正淵深者莫盛于宋范韓富歐文章節行豊功盛烈天下想聞其風采固足以振耀千古矣然而茂實英聲聞望四海著書立言模範萬世者温國司馬文正公一人而已而其所著之書又皆先後六經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無一毫抽青配白雲風月露之態雜乎其間所謂文章節行豊功盛烈皆兼而有之初不愧此數公也一時從游之士如康節邵先生二程子皆不世人豪也而公與之朝夕講磨論難故其所就如此公夏縣人也又立隴在焉禮凡有功烈於民及法施於民者皆

ガラス使用

在祀典又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死則有配食於其鄉之學之社之禮馬公之當祠夫復何疑然未有能舉之者大德丁未覃懷張式尹於是邑始下車即增脩孔子廟遂祠公於學而貌像之凡為公題詠之石刻散落民間及為治廨勢家鎮石者亦悉購得之以壁於祠祠既畢功介鄉儒樊君仲良求記於獲澤侯均夫公之事跡炳耀丹青光日月挨河漢而轟雷霆不待記而知也姑述其梗槩及其興建之歲月云

## 遷温公書院記

姜洪（明都御史巡撫山西先任夏縣知縣）

宋相温國司馬文正公祠舊有書院元時嘗設山長主之　國朝洪武初又建温公文會堂皆年遠傾廢遺址侵為民居惟舊祠在學宮左祠後為知足齋以文昌祠礙於左狹隘弗爽塏不足以妥神靈弘治三年知縣姜洪始至迺擇地别立祠與商相巫咸巫賢唐諫議大夫陽城同祀欲以舊祠改為書院撤去文昌像以祠改為知足齋邑之僚吏秀民皆曰文昌司人禄命之籍士之榮枯得喪皆其所主慎毋毀以速禍於戲正學不明異端邪說陷溺人心至此哉夫民生

日用自有常道正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信之性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孟傳受皆不過明此以淑天下福而順此生禍而反此作鬼神在幽亦不過因人〻善惡而相之耳禍福實不在鬼神也儒學所以教育人材為禮義風化之地當以正人心為本若學者不能正心脩身讀書明理五倫五常之道皆有虧欠則〻所養不正他日所為亦可知雖欲徼福扵鬼神庸有〻盃哉況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學術相業漢唐以垂不一人而已扵吾道甚有功立廟學宮祀之者宜也然文昌書傳皆無所載或曰生於蜀之梓潼死而有神在彼立廟祀之則文昌乃蜀之土神扵吾道乎何所補助今乃厠扵吾儒之間春秋孔子廟祭之時竊餘饗同享使温公之神有知其有不吐之者乎昔狄梁公仁傑焚毀淫祀韓文公愈奏棄佛骨皆欲明正道以端人心今文昌祠之在儒學是亦壞士心之一端也乃撤去其像又改而新之凡蓋瓦級磚破者補之棟楹梁桷腐黑者易之桷樸赤白漫漶者鮮之闢垣墉皆厚俾其敞大修鍵閉

ガラス使用

管籥慎其關闔門之外激清泉匯為方池池上作亭曰一鑑亭之旁皆蒼栢挺列歲寒愈堅剛不改柯易葉復作亭相對曰獨秀既成視舊制頗高明且潔脩足以竭虔妥靈士民觀者咸曰此舉不惟修廢墜而又正人心昭祀禮余初不知也顛無顯刻迺俾鏡於石

---

## 重建温公祠記

呂柟

夫夏乃宋司馬温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岡髙堠里髙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州矣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　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作塑像焉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塩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祭院深邃而松栢茂密慕公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邪即欲移祠先生焉又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以祠於縣治東北其基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前東西廡各三楹廳之後正寢一五楹其東西廂亦各三楹廳之南中為二門三楹左右為角門各一楹又南建坊以為

大門爲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生所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供祭祀將俟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落成公謂耕宜有記而夏縣單尹文彪寓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者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乎仁明武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斯則天子嘗称之矣先生自洛赴闕庭衛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則國人慕之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則天下慕之矣遼夏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先生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之矣儻非其所謂誠一仁明之著邪而況於至其邑里者哉夫龍鳳之為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

淵撫其巢龍鳳雖徃而傾咨注嘆之情視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乎至其祠有不動六陽九苞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晋即委桷校刋先生之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巢而嘆龍鳳者也里之英傑俊髦宜知所向徃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録字君鄉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掄襄陽人丁丑進士公則諱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盖以巡塩數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 重建司馬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諍（明進士河東巡塩御史）

夏縣舊有温國司馬公祠與書院廢徙靡常粤嘉靖丁亥重建於巡鹺侍御潜江初公杲規制宏敞於前乙卯又摧於地震辛酉侍御容堂吴公過更来行部邑人士為興復請吴公咨嗟曰惟兹叟土為文正公鄉仰止景行斯胡可廢曷新諸下其事知縣王言大仍發官貯盗鏹鎔金若干两貲其費乃命相度善土得庠東萃賢地南北延袤若干丈繚以周垣築之門屏構講堂六楹有公像以時謁祀祠左右為碑亭二

座東西為廊各六楹嵌聚舊石刻於壁左神厨右神庫各三楹祠門外列號室凡三十六間講堂外列號室凡三十四間以肄生徒塗以丹釆庇以堅茨條山涑水一時聳然觀望尤有光於曩昔矣壬戌秋知縣偕師生來謁予請記予惟司馬公事業在國史文章傳後世至今從祀夫子廟庭達於天下矣奚容辭贅予則感於程子真儒（無善）治之言嘗謂世無真儒斯無善治若温公者以儒（學）相宋早遇仁宗見知及神宗銳意太平誤用新法紛致亂天下迨晚年擢公師保宣仁后因柄用公再致元祐之盛使其時不遇公中興之治固未之知也故紫陽朱子錄言行次公安石後見剥之復予鄉天台方先生稱儒者之澤大行於民自伊周來一人而已嗚呼人君能用真儒相天下也其利溥矣哉予既式公之里乃愴焉興慕思以表章之矧有請乎昔蘇文忠撰忠清粹德碑謂公能動天人信華夷本於誠一當時天下無不知之由今而觀公百世後又何莫而非知公者况夏縣公之鄉乎公以一身而能使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興起况其鄉

之人乎此祠與書院不可以已也有司斯舉可謂知所先矣乎故書嘗所感告於后之人俾永永思公其罔或替

---

## 重建司馬温國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言大（夏縣知縣）

司馬文正公夏縣人宋名儒賢相也舊有祠堂官師致祭之所有書院生儒仰德之區也自肇祀迄今数百年興替屢矣余於嘉靖辛酉夏起復來知縣事適當傾圮之餘方欷歔感慨焉而鹺院督修之檄再四

至坐此不勞闕白績用早成詳具竹巖王公記中不敢復贅經營綜理之思措置造作之迹盖躬履其事目閱其勞紀之以示不忘也營建莫先於擇地而材木磚瓦灰石次之夫役又次之若匠石廩餼之屬則有一日不可缺焉者也舊祠在縣治東北隅遺址猶存以地震改為察院書院止遺一過街坊而已基迹杳然説者欲以税課廢司改作然近市諠囂淺陋甚非所以妥神靈育賢才之至意也居兩月始於庠東越縣倉而至城下得萃賢堂及射圃故地規模宏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林木蔭森且幽僻瀟洒而瑤臺山之泉流可穿渠以入於是建祠於是立書院於是引水愜愜乎其有餘地矣蓋萃賢堂祀名宦鄉賢也說者病焉余以國制諭之宜在黌宮激勸士類說者服先立賢宦二祠於學隙地萃賢堂之木主以文告遷焉始得經營司馬祠也材則取諸道左堤堧之樹於境內萬株中得八百餘株棟梁榱桷門扉之類胥此焉出也磚瓦灰石則取諸木屑以燒造薪不可窮而窯竈之所出不可勝用也夫役則程工計日取之闔縣六十六里

之民里一名役凡十日比卒事官無所怨而民不以為勞焉稟餼則借市於斗行蓋牙子邀糧於市私壟斷以自肥計石得三升以月計不為少矣故借其五分之一亦陰以寓抑末之意焉經始於是年八月之中落成於次年八月之旣無幾何而祠堂書院俱新矣余於壬戌秋請記於竹巖公今當勒石敬附臆言以告而今以後入公之祠瞻公之像則當曰公之遺澤如此公之政事何如也居公之邑何以肖之入公之書院誦公之制作則當曰公之畫範如此公之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學何如也居公之鄉何以繩之昭昭然宋史具存炳炳然鄉評不泯烈烈然忠清粹德之碑可以鑒也若是則祠堂書院豈徒作哉碑碣以成余乃以先任貧深叨轉保定府通判戒行在即竹巖之文始至自京急欲竪碑惜時促而勢有所不能也徘徊瞻戀者久之乃喟然嘆曰後先者時也繼續者道也時不同而道同也是事也不無有望於後之大賢君子云

---

## 祭文

### 爲家君祭司馬温公文　程伊川

---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猶已者私衆口或窘於畢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校弊除煩則爲功而已矣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兹羸老夙被深知撫棺序哀聊陳薄奠

### 代范樞密祭司馬温公文　張舜民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

之清淵騫之德子産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衮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於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詠侚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譽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於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煥爾慓寒養其飢孱無宥于饑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巻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入之相知實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叓脩竹夏寒清酌儵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祀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扵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蓋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 祭司馬温公文

蘇子瞻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覩帝欲得民一導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頤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兵疲和戎上策决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授種未粒刈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亦疾斃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淚畫像于家飲食必祠刻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緝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備一卮

### 祭司馬太師墓文　馬鄉（明進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河南林縣人）

世有異而道同越千載其如覩公德業之昭昭惟一誠之所積極上下之交孚遠施及於戎狄是知人心所同而王道為有基猥予小子自弱齡慕公之風而迄今未能為役歎歲月之將暮漫知非於往昔過山川而起敬潔蘋蘩以薦釋菜素志其不違庶希賢之有力

---

### 温公祠告文　司馬恂（傳見首卷）

維景泰四年六月十六月十二世孫恂致祭于

皇祖宋太師温國文正公曰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長烈烈我祖起宋中葉為世巨儒有功聖門職當樸

鉻有功社稷立言垂訓有功萬世聲名振動於夷夏恩澤滲漓扵子孫是以瓜瓞綿綿愈久不替奈何播遷江南去遠宗國而扵我祖之祠墓不能修而追遠之禮不能舉此恂等為子孫者之罪也然而水木本源之念未嘗忘扵心而溧水鳴條未嘗不往來於懷恂之父庭芳已嘗請於上建祠宇於山陰像我祖而奉祀之矣恂也不肖忝官

朝著奉使于潞遂得請

命恭詣祠下奠我一觴陳我心曲拜瞻德容悲喜交集然又拘以法制不可久留明當辭去豈勝戀慕尚饗

---

## 祭温公墓文

司馬垔（温公十三世孫任行人時奉命賞賚邊功過夏縣）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八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十三世孫　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垔謹潔牲醴庶羞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温國文正公曰於皇昊天降福下民篤生文祖秉德之純維我文祖天與周還自強不息轉坤回乾維宋之祚幾絕而繼亦既絕只復倫以繫曰誰使然文祖之德文祖在天宋享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澤豈徒宋人（功在）萬世廉貪厚薄久益無斁嗟予小子獲續文傳仰鑽之功實自幼年維我文祖爰錫繁祉既壯而仕為世所齒茲承　朝命出勞三邊乃得潔觴恭奠墓前穹窿佳城文祖在茲精神在天慰余之思小子孱弱朝夕敬守順于文祖求善厥後況我嚴父規畫素成文祖相之歆茲明誠

## 祭温公墓文

司馬相（温公十五世孫任刑部主事時私命以後議修墓祭掃有一禁之志未遂）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乙卯朔越三日辛巳十五世孫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相謹以牲醴香帛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司馬温國文正公之神曰維公精誠貫天地而出處一節志行昭神明不可磨湼勳業映古今丹青為烈而清白傳子孫豈容迹熄而澤竭公嘗言積德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而今歷數百年更十餘世何一綫之相承僅緜緜而不絕（見在紹興及改遷廣西貴州計不過百数食指）公平生不喜釋老而今子姓南遷守祠墓者迺一二緇黃歲奉蘋蘩殊未有振世之傑嗚呼嗚條之陽涑水洋洋安平世系彼天一方執掌王事灑掃松楸其有在相之蹇劣也

耶嗚呼尚饗

希迁馬氏曰按司馬氏之在越者胡元僭竊隱處不仕入

國朝曰恂發解京闈仕至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事恂之從弟曰軫國子助教軫子曰垔仕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次曰垛來夏縣守祠墓補邑庠生動止温雅足稱賢裔彛以軫喪還越未第而卒曰相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曰符曰垚曰學曰璋曰公輊皆鄉貢士恂洎垔垛相凡四至夏相欲定居侍御潛江初公杲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為營第宅以待之後以大獄事解組遂挈杲焉相之伯子初舉嘉靖癸丑進士嘗與余言先人之志意于京邸未幾卒于宦邸惜哉

始至夏奉祀祭祖墓文　司馬祉（温公十六世孫相之季子）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三月丙辰朔越五日庚申十六世孫祉率姪子晰謹以柔毛剛鬣清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府君　大中大

夫府君　丞相贈大師温國文王公府君　司諫贈右諫議大夫府君　兵部侍郎贈尚書忠潔公府君洎遠近祖妣之神而申以言曰越有我宗來自夏甸遡委窮源綿綿一綫猗與烈祖曰待制公政多長厚性惟朴忠亦有太中維德之同強敏亮直穆矣清風至於温公盖闕所積德烈功言萬世無數日月爭輝天地其格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諫議嗣興翩翩濟美粤若猶孫謚云忠潔矢無二心夷箕比節凡此數公一德咸有况乎奕世芳名不朽善積慶餘克昌厥後云何南遷烝嘗無主荊棘蕭條緇黃偃僂傷哉予考愴焉興思需以歲月築室于兹事胡拂意言奕其期天復不弔一疾而衰祉等恭遵遺命遠歸鄉土猥讀父書曷繩祖武孫謨未交心印可師羹墻如觀昕夕於斯神其格之庶幾恤之尚饗

## 萬曆元年癸酉祉晰同薦秋闈祭祖墓文

司馬晰（相之孫初之季子）

於乎惟水有源源遠則長惟木有本本深則茂蒐物理之皆然矧於人而或謬嗟嗟烈祖格天惟舊瞻父

予祖孫兄弟之相承逓一德而為先後迄歷世之綿遐煒爾煕汗青而敉宇宙眇予小子槩公之冑德則凉矣慶其孔厚愧射策之無奇猥登名而入彀豈倖可徼匪藝則售蓋云積德於冥冥如持左劵而相授

望[illegible]

象闕以觀光行鵷班之可造辱與榮俱實不名副唾負乘之堪虞歌鶉梁而濡咮所冀靈爽於昭眷焉默佑俾少補於

明時庶祖心之不疚尚饗

---

#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六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晰曰以上名公撰者蓋錄諸邑志所載及㨂閱于斷碑古壁之中至于詩或古風或五言七言或律或絶句惟以時之先後而次之類之無倫姑未暇計也者英積德贈言亦然

## 詩詠

### 弔司馬待制墓

馬端（宋太常博士通判延州軍事）

志古流雜合談高道自明風波直恩分（公嘗為郡牧倅當曹之遷也人以為公始當堅辭其辟當自為辨公惻然謝曰今日正宜從其行也卒不以明識者韙之）鐵石盡交情（公與人交必盡規讓始若不勝其言退則款義彌篤）讓節蒙知厚（公在鳳翔日被召知諫院公懇辭之自是深簡上心）華班絕倚榮（公平生特立至為侍從皆出宸選）賤生懷感遇當路假鼎榮（端尋公以八使慰薦遂蒙改官）累次青油幕（端在益昌及岐下皆預賓席）中間白玉京吏文容議緩（端在慎府每奉公議特被優假）邦事郵言輕（戊寅年端輒奏疏論事公時在京師嘗見閔孤直）自此嗟流梗何期苦見兵（是歲別公出宰鄜城明年移倅邊部）塞垣心易動漳浦信彌驚（今春得三堂信知公屬疾）玉葉悲無驗金臺望忽傾歲闌雲慘淡天迥淚縱橫世有真忠亮今亡至直清舊僚知弃日枚此吊佳城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范純仁（字堯夫宋名臣謚忠宣）

金昆玉季老相親孝弟傳家四海聞白首還鄉疑廣受清朝得志異機雲埙篪迭奏聲相應鴻鴈連飛翼不分一夜西風響黃葉蕭騷助我嘆離群

奉陪程伯温中散司馬伯康朝議席君從大夫於所居小園作同甲會　文彥博（宋名臣封潞公）

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彯彯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希迂馬氏曰桉司馬伯康與程太中文忠烈諸賢遊則其人品可知矣温公集屢次家兄韵則其能詩可知矣惜乎遺金虜之難子孫播遷家集凋喪并昭遠公休之作俱不傳焉豈不深可惜哉因閱潞公集號同甲會詩一時典刑高致猶可想見其萬一故摘紀于此不録温公真率等詩而録此者亦闡微顯幽之義也

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温公

十六載重歸順途歇式徽青松敝廬在白首故人稀外餙服章攺流光顔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辭墳（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於今十年矣）

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蘋蘩愛横遭章綬纏吏來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爲颯然

自題寫真

黄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

ガラス使用

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望日示康廣宏

清晨三縁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餘光及爾曹勿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己何人可佩刀

咏懐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䴏屢農桑滿巖取間闊鶴髮翁

康寒食上塚至瀾洄莊追公祖烈感而為詩

司馬公休

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慙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蓝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此詩刻石在今所傳獨樂園内即當時瀾洄庄也）

司馬温公挽詞四首　文彦愽

莫逆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曛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觧世紛（公貴志而沒猶不忘）

（利澤生民心在王室）

其二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為霖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貂蟬兩宮痛惜皆臨奠秖為夔皐志未宣

其三

昔有鄉賢楊道州亦聞比近有松楸新阡便合開三徑同氣相求好並游

其四

傳巖舊跡今猶在蕪與安平祖廟鄰賢相裔孫還卜宅先疇吉土是歸真

挽司馬温公四首　黄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宋名臣）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深萬物表不令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々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其二

國在多艱日人思大雅時忠清居沒世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老櫜弓撫四夷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其三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清班匡玉石寶曆順星辰
更化思鳴賜遺書似獲麟易名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其四

毀譽盖棺了于今名實尊哀榮有王命終始著民言
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挽司馬温公三首　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宋彭城人）

忝黙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久遠謝傳天遷奪楊公
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数崇若無天下議羨惡并成空

其二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五几歸來晚明堂詑受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其三

少學真成已中年托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嘘
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頗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希迁馬子曰戀嘗見晁氏家語載范淳夫哭司馬
公休詩有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之句惜家無
太史集未獲全篇姑記于此以俟藏書君子增入

馬

## 題司馬温公墓

歸暘（元翰林學士）

宋家元祐今幾年白日已墮吴山前當時中國相司馬至今猶有兒童傳蒼生苦被青苗誤杜鵑飛向江南去啁啾百鳥噤無聲阿閣新栽鳳凰樹山河不動風雨時神孫太母俱無為淵嘿一變如慶曆滿眼元氣春淋漓紛旎低昂歸涑水老鴉却化千年鬼東京王氣冷如冰五國降人作天子

晰曰元翰林學士歸暘字彦温號西雪河南祥符人避亂來寓吾夏慕先文正公為人居於墓側讀書卒葬於此今先塋之右數十武其墓在焉

## 謁司馬温國公墓詩　并序

范庸（元洞陽人夏縣令）

予到官之五日拜司馬温國文正公墓顧瞻良久而有是詩寔至元改元閏十二月既望也

蒼蒼中條山悠悠涑河水哲人生其間而有司馬氏山水秀且明桑梓故鄉里宋朝入相時天下聞之喜通鑑一編書名分盡乎禮天地夾是非以禮為綱紀大哉君臣道逆順合條理遂令千載下警懼良有以禹都鳴條岡丘墳峙高壘大儒世臣家何處孫與子

我時来拜瞻昆仲沒荊杞考古詢寺僧懐賢心未已黨人仆其碑今日果誰耻杏花蔭亀趺異事入青史細讀東坡銘文章剩褒美田首悲風来商聲振林起

謁司馬温公祠　李惟彦（元齊東人）

平生無愧姓名香走卒兒童豈易忘獨樂故園應茂草鳴條高塚向斜陽聞夷虜國空堪憶目黨人碑漫可傷邪正有時公論在忠清粹德永難亡

同題　王思誠（元濳鄆人至正間監察御史出僉河東廉訪司事）

丞相祠隣孔廟垣高墳老樹涑河干諸儒傳授淵源遠二聖遭逢禮数寛到處蒼生思久相毎聞強虜問平安想當歸葬鄉閭日巷哭途哀涕淚瀾

過司馬温公故里　王士元（元人）

力扶洙泗絶荊舒卧久周南返故廬向使諸公歌不哭調停人似漢唐初

題司馬温公墓二絶　王惲（元汲郡人中統間任平陽路總管府判官仕至翰林承旨有秋澗集行于世）

鳴條山遠聳狐墳千古嵩高仰甫申有意誕彌無實用竟将新法逐諛臣

ガラス使用

河山两界夏西分孕秀鍾靈產異人可惜秉鈞纔八月不教仁澤浸生民

温公書院送人　王翰（河東夏縣人名賢）

立朝忠節烈秋霜治至熈寧匪小康廟貌仰瞻款薄俗遺書伏讀益綱常千尋喬木風煙外一片豐碑雨露傍君到金陵問耆舊半山祠宇兊興亡

司馬斷碑（送趙伯原歸浙東）

事業堂堂三代前可憐碑石兊多傳眉山手墨已無半哲廟宸書僅得全荒塚雨餘生直棘杏園春晚少啼鵑江南君到逢司馬為問渠孫若箇賢

謁温公書院次李惟彥韻　陳鳳梧（明進士字文鳴廬陵人山西提學副使在晉有西行稿傳世）

涑水祠頭一瓣香百年德澤政難忘斗山重望真扶世葵藿孤忠自向陽中國有人時共泰蒼生無福事堪傷春秋俎豆今猶古公體雖亡道未亡

謁司馬公墳祠作

重垣松栢拱墳祠石虎莓苔認宋時盛德尚傳司馬里忠清再勒子瞻碑雲仍已盡猶香火貽穆相承先

本支今日遠来瞻掃地高山流水得吾師

温公十五世孫菲泉公讀此詩至雲仍已盡之句愀然不樂遂決意定居丁夏作詩以反之曰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竟以他事觧組遂不果来今菲泉公之子若孫来夏奉祀相繼掇科第殆亦菲泉公之誠孝格天而天相之乎

涑水後學馬化龍謹跋（布迓翁之孫詞之子丙子舉進士）

### 題温公祠

車純（明進士字秉文號百山浙江上虞人山西左叅政）

豐熙名相業元祐黨人碑涑川流不住知是為君悲

### 春日謁温公祠

鍾恕（明進士夏縣令）

赤幟當年新日月斷碑今日古文章墳頭幾塊補天石紅杏留春緑野堂

### 清明祭温公墓

刮地陰風起白楊太師高塚洗滄浪一抔土護千年骨萬載天知九曲腸清瘦中倏存故像苦名涑水抱餘香登臨寒食空回首獨樂園前草樹荒

### 渡涑

胡纘宗（明進士陝西長安人號可泉都御史巡撫山西）

風廻涑水動月出涑水平湯湯涑河力湛湛涑河清

ガラス使用

九州司馬澤千祀君實名淵源自伊洛獨樂我心傾

## 謁司馬墓祠

馬巒（夏縣人駿之子景慕温公多著述有聞於世）

參天老栢長新枝蓊欝遥連宋相祠滿徑落花空寂寂平堤芳草自離離春風古寺瞻遺像夕照荒墳認斷碑白日有文昭粹德堅珉不見黨人辭

## 題温公遺像

嶽降神如在梁摧繪未漫澤深籩豆肅貌古畫圖寒誠着變而化頑廉鄙以寬羨墻雖可擬難狀寸心丹

## 拜掃先祖文正公塋述感（嘉靖丁亥歲）

司馬相

拜掃供嘗事瞻依寄永思言歸猶信信欲去故遲遲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鳴條山色翠烏鳥返鳴時

希迂馬氏曰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之句盖有所感而發也詳見陳鳳梧謁司馬公墳祠詩下

## 謁司馬温公祠兼示書院諸生

劉涇（明進士河南懷慶人山西按察司副使）

相業高千古家山廟貌新使臣瞻拜切明府款留頻涑水脩書處中條養晦春蔭齋猶松栢茂實學好相親

## 遷温公祠賡韻

王言大（河南衛輝府人舉人夏縣令）

祠建從來幾無如此度新論功宜不朽擇地敢辭頻
水遶龍涎秀林招鳥語春繪工模舊像千載一時親

再謁司馬文正公墳祠　馬巒

遺廟諳風雨蒼苔浸古碑存亡關道運用捨繫安危
盛德兒童頌清名蠻貊知瓣香堦下拜百世動人思

又

重過温公墓回思十六年倏閑還自舊涑水急於弦
勲業猶當日遺書啓後賢陰風號古木凍筆寫題牋

望温公墳憶公裔孫戩山明府

屢來司馬里遙望温公墳行忙缺拜謁晝短易黃昏
地震祠俱壞（墳祠并城中書院俱頹毀）垣荒道自尊因思赤縣日
頻會大賢孫（公十六世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戩山其別號也故云）

重陽日經坡底乃司馬舊居瀾洄庄也謁文正
公祠偶成

百年幾酹重陽酒九日來經萬石庄拜覲遺容還儼
雅訪詢舊址又荒凉窓留以道題名刻壁嵌公休上
塚章（左壁嵌司馬諫議寒食上塚經瀾洄庄詩石壁窓下嵌晁説之張舜民題名刻故云）也當
登高遊一度鳴條對望峙崇岡

ガラス使用

### 謁温公祠

張維（邑貢士）

脱兎一變得心齋果見元良宰相才嗣守舊章回主意革除新法愜民懐存亡天下爲憂樂去就國家係盛衰謾説熙寧多俊彦旋天轉地復誰來

### 謁新遷温公書院

馬珂（巒之午）

盛代于今五百年先生祠宇幾〻更遷曾瞻舊像嗟傾矣再謁新宮喜煥然老栢還能沾化雨斷碑不復卧荒田從前廢事皆修舉吏覺心孚令尹賢

國初祀公學左嘉靖初侍御〻初公嫌狹隘改法輪寺右乙卯地震傾圮辛酉心亭王公乃移鄉賢名宦二祠于啓聖祠前以其基建今祠云

### 謁温公墓

舒遷（明進士古黙人以侍御左遷）

傾城斜日吊温公遷客塵隨御史驄涑水浮光餘脉絡條山淑氣孕清忠讀書臺上莓苔鎖獨樂園中花鳥空惟有高岡一杯土四時長護数株松

### 謁温公祠

相時（戸部郎中安邑人）

乾坤間氣鍾賢相今古斯民仰墓林萬里風雲追禹稷千年道學接顔參條山涑水長增重薄海窮鄉尚

ガラス使用

德音神爽不隨群物散時將忠蓋淑朝簪

謁司馬公墳　　喻時（明進士汝南人監察御史）

霜郊迥寂寥名塜鬱岧嶤水近虹光遶山空蜃氣消道情向河洛相業俯雲霄千古瞻依處瑶臺栢未彫

謁温公墓　　舒鰲（明進士監察御史）

丞相墳前森森栢侵入雲霄幾千尺老農倚杖看鷄豚指點當年司馬宅曾托乾坤一轉旋西來萬手齊加額公家不復借青苗犬臥當門無横索吏有宮中社下稷新百年留得臨安脉西湖歌舞盡樓臺不見寧

馨君子澤只說蒲東紙價高忠清為打鳴條石

坡底懷古　　馬珂（即瀾洄在温公之祖居）

曉返曹張鎮途經坡底村瀾洄座跡古獨樂井形存祠宇圮道像（地震後廢壞故云）荆榛滿壞垣當年丞相宅今日為家園嵋閟猶隱隱涑水自沄沄興亡多少恨竚望徒消魂

謁温公墓　　孫養默（山東鄒平人舉人夏縣令）

峨嵋嶺上吊名賢獨對遺容亦灑然旋轉天章昔相業誠明道統接心源夏臺梓里山河感温國松楸歲

序遷金紫雲仍堪孝享紆廻墳草自芊芊

拾遺 寓夏縣懐司馬公 何喬新

搖臺何巍巍涑水亦瀰瀰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劍履念昔熈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寖已圮公時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被嵩阜雲夕釣伊川水宣人始臨朝翻然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莠秕坐令憔悴民復見雍熈理胡為厭氛濁溘然騎箕尾忠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稽首遺像前酌泉薦芳芷

---

#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

## 耆英圖卷

晰曰洛陽耆英會古今稱為盛事故其圖卷亦為奇珍且序屬 先文正公手筆而畫工之妙可奪天巧先世以來什襲為吾家宗器間出以示名公愛且寶之肆加評騭或跋或歌積而成帙錄之不獨以彰世守而余氏之源流後先亦

足鏡覧於是焉

## 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髙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 者潞公謂韓國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賔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 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 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為 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

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碩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羡如此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時元豐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
公富弼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
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
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不疑年七十二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

七十一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

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司馬光君實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會日早赴不待速

右有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耆英會詩

富弼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爲耆年之會承命賦
詩謹録上呈伏惟采覽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謂名利塲驟爲耆德會
大尹吾舊相曠懐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
予慙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燗然形繪事
閫嶠訪精筆絞綃布絶藝人復崇宴衎聊以示慈惠
幽居近銅駝荒獎仍湫底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
獻罰互相趣歡處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
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爲千祀

猥竊覽長篇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
絶上呈

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不惟行業終無
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文彦博

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髪皆時
彦揮麈清談盡席珎樂斡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筭酒
行頻蘭亭雅集誇脩禊洛沚英游賞序賓自愧空疎
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

ガラス使用

中第二人

彥博伏覩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輙成二十八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寂戚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俱勲悳今是人間第一流

、彥博代簡上君貺宣猷

勿愛大名名遂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三月三月春融融千花萬華紅灼灼公子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狀元紅更對劉師閣

席汝言

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富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

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勛業書青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慚形穢才凉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王尚恭

端朝風望两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総

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韻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更野逸坐從齒列伯天倫二公咲語增和氣夜乂盤花旋綫春

趙丙

新春禊浴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挹斗杓東潁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趍嘉招

劉几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勲固絕倫偶以莫年陪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秪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且伸元老相望踈跡在不應此會愧前人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擅宣猷人間盛事並遐筭一席戡盈九百壽

馮行巳

書稱五福壽為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櫟樗非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慙無纖効勒燕然當時遭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承陶冶今日光榮預讌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作畫圖傳

楚建中

自顧頹齡七十餘久慙頑鈍費洪鑪歸逢大老耆年會衰朽形骸愧畫圖

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事穎辣亦比肩[illegible]

王謹言

相印貂冠爍六符華顛高位[illegible]臣俱不将官職誇鄉

里惟尚年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竚瞻陰德見訏謨叨陪几席真榮觀珪璧叢中間珷玞

王拱辰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甫申間氣秀不絶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光離離魏京雄奥壓幽朔宸宮御府嚴天威膏田千里翳桑柘翠甲萬旅馴熊羆公當緩帶冬三鎮懸赤繼軫承保釐追惟契遇寂深舊加復雍盂交旌麾仁皇一在龍扉牓桂堂先後攀高枝宦游出處五十

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肩隨公今復至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圻二京相望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斡步踵門至投我十二耆英詩整剡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為言白傅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訪僧舍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目滂灑大筆何淋漓眷言履道靡克詘兎裘近邑將營歸報云繪素得精筆頤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洛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毓盛氣如虹霓昔年大對繼晁董登科賜第同一春紫垣步武既通接金莎里閈還鄰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飭紫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得圖畫表來世詎可下客聯纓緌既蒙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避遠風期况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宅脩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亭未百尺下眺林嶺如屏帷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衢中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禮右閣宸翰尊星奎婆娑青鳳舞松栝煥爛素錦熏酴醾石渠

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予陋宇治窮僻姑喜地廣為環溪楼名多景可矚望臺號風月延清輝四時花藹不外假挐舟傲憒聊嬉怡懐帰撫掌若饑渇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相知豈無晩秀負才藴高談大笑拘禮儀洛中故事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尊君報國當百為既嗟大耋盍知止納禄謝事皆所宜顧方北道倚煩劇未許解綬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為指風什歌式微如羨甘露爽心骨似柄玉麈親顔眉蘭蕺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籬子山已著小園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攄短引謝招隱肯使猿鶴常驚啼

張問

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袞具瞻雖禮絶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閒几席同禪院山埜巾裘侶隱淪尊酒椒香繞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唱吟哦內衛武康强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匀商皓

寂寥拘小畜漢蹤局蹙止家人莫因氣貌凝丹竈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無謨爲重客恐遺元爽在編民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真滿座交歡祝眉壽群生五福託鴻鈞

張燾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尊二相數逾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爲高會此日俱留許欵範多幸不才陪優舄更慙七十是新年

司馬光

洛下衣冠寂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徽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年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又

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它笑滿頭花

耆英圖跋

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具見是圖畫工可謂得其韻度者矣先正秋磵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有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予則以為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又出畫工筆力中而所謂渾渾灝灝者且將與朱子之書並傳後世矣觀者於此不能不慨然興起者固諸老之德有以使然而畫筆之精妙亦不可誣也此圖乃當時真蹟相傳為閩人鄭奐所作司馬公所製序文及會約具存今其越之子孫相與寶而守之予展卷再三不敢妄賛一辭於諸老後而竊志夫畫工之有得於朱子書法者如此且以嘉寶守者之難也

後學金華戴良謹題

洛社耆英集尚齒不尚官獨司馬公年未七十亦與焉則又不以齒論蓋天下之達尊三爵齒尚可

ガラス使用

及而德不可及當時潞國文公韓國富公盛德大勲為國元老實昭代君子之宗如司馬公有德有言深衣大帶可肅薄夫雅為二公所重宜其與於集而列之繪畫一時人物照暎千古盛矣哉嗚呼允豐遠矣西都盛事已不復見余年且七十有三安得同志追繼洛社復見有德者可尊為鄉閭重耶攬此圖徒重太息

山陰王英孫題

洛中豈乏畫史耆英繪像頗用閩人鄭奐為之塵是名手據邵氏所記畫在資聖院蓋祥符間自妙覺改領序仍舊文爾縑素摹放雖大小異同殆皆本此至今展卷想見諸賢少壯追老遺世承平勲名令終雍容雅會得共清時鍾鼓之娛而無以壽為戚之累後數百載論之此非天上人耶

山陰王易簡敬題

四海同文日中天泰運時耆年皆國老盛德作民師開府仍班祿優賢或領祠香山傳故事洛社有新規潞國頽如渥韓公齒未衰華戎尊泰岱廊廟

ガラス使用

仰著龜論道恩三錫維藩節屢移片言桑黠虜十縣免淪夷獻歲朋簪盍方春品物滋德星臨相里鄉月耀邦基圭璧斯人傑衣冠太古儀燕毛惟序長列齒竟忘卑主味歸田賦賓歌伐木詩清談勝絲竹和氣藹蘭芝野蔌加籩豆山杯侑瀉彝淺深人自取醒醉客無辭具簡會趣數情真禮未虧京華崇儉素風俗正雍熙獨樂年差減燕謨例可推經綸同志節游賞共襟期特立群憸避孤忠二聖知天將圖任久人訝秉鈞遲授簡書高會抽豪敍

秘思文追漢太史筆敵晉羲之畫手雙鈎法禪高五采施風雲常擁護鬼物為扶持俯仰今殊昨傷嗟世益漓前修承聖化古道亦人為麟閣丹青落雲臺棟宇隳何如二三變千載繼皐夔

會稽申屠澂謹題

右洛中耆社圖并序與約各一傳者謂圖為閩鄭奐所作叙約皆司馬公自製奐於畫不著姓名而公自識其官與諱於文之下以今觀之畫之意匠簡古精緻雖不為奐之的要亦得妙覺寺之趣叙

嚴楷蕭勁實類公平生書不作草之驗無疑也宋自五星奎聚而後元豊諸老相繼並出嘉猷偉烈誠有伊傅周召之風至其謝政歸老幅巾杖屨相與盤桓嬉遊於鄉閭而流芳於無窮此又古所未聞而今所獨見者也富貴功名享有令終豈徒然哉宋德之盛亦可見矣涑水裔孫寶而藏之家又豈徒以是世守者哉作求景行必有以興起而不能自已也

四明紀堂謹跋

襄侯出家藏洛陽耆英會圖見示余盥手展卷幸得觀諸賢道德之容實侯之賜也命余贊一辭於後余謂洛陽為宋之西京當時畫史必不少茲圖碩以閩人鄭奐為之知其必為名手序乃司馬温公自製又親筆所書則此卷豈他物比哉世傳温公平生不作一草字觀此信不誣矣宜乎侯之家藏而寶之也若夫諸賢事績功業則昭昭載在青史後學小子孰敢擬議其萬一哉

蓬山毋思義謹題

ガラス使用

右洛陽耆英會畫像并序文會約共一卷溧水氏之裔孫家藏舊物持以示予且求予題其後于時會者凡十二人而畫則加一人者宣徽王公拱辰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欲寓名其間今第九人翹足而坐者是也予觀其會為具甚簡素非其故為是以求異於人蓋素志不在於是也豈若後世居位食祿務為華衣美食高堂廣廈堅車良馬以侈麗於當世厚遺於子孫而於為德為民之責漠然不以經慮者比由此言之則諸公之所以赤心為國忘己濟世之意蓋可想見載覩儀形不勝瞻仰之私而繼之以慨歎也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翰林侍讀安成李時勉頓首書

觀洛陽耆英圖乃知古之士君子出處進退有關於風教者如此千載之下人仰之不啻如景星卿雲祥麟瑞鳳爭先覩之為快也予於是重有感焉會稽裔以古甫予素所敬慕者藏是畫為世寶近以示予予覽之重有感焉若夫畫法之妙筆蹟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真予固不暇論亦無俟論也

宣德三年龍集戊申夏五月六日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南郡楊溥識

---

嘗閱宋史至神宗朝諸元老用舍之際未嘗不掩卷起敬想見其儀刑今披是畵乃當時閩人鄭奐所繪而得覩其中三人文公富公司馬公展玩之頃恍若親接道德之光於杖屨之側夫古有畵夢訪賢尚得於惟肖况奐親覩儀刑而筆之者哉宜敬識之而不忍以遽釋也然三公皆與安石新

法不合退居於洛已數年而成此會盖元豐四年春也明年蔡確拜相富公猶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不從而蒲宗孟則言人才皆為司馬光所壞使非安石引進羣小相繼柄用則何以致諸賢之在野猶幸哲宗嗣位首相司馬公盡革新法天下幡然嚮治矣柰何公亦就此而逝也嗚呼惜哉然則忠邪消長之機有宋盛衰之判寔於是圖有感焉

天順四年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直

文華殿東吳錢溥跋

嗚呼觀斯圖誦斯文景仰儀容以類求往代也盖可以見天道可以驗人事可以考世變可以知治忽也夫宋以仁厚開國而天以仁厚應之是以太祖太宗先之以享國之久真宗仁宗繼之以承嗣之賢而諸賢者生於其時出而用世各得申其䟽附丞弼如此其盛非天道之有在然乎然諸賢皆高位重禄錦衣玉食時也迺從而各為是處取夫雅素淳淡之尚而相與優游於老大[illegible]壽之天於平生之富貴利達蔑如也則賢者之維持習尚以表率人情亦至矣天人事庶幾於古如此而宋之為宋則世變之幾而治忽之會也何也君子退而小人進也當其時王氏為之倡而福建子諸人起而和之矣青苗保甲之法次第遂行矣後雖温公再起當軸奮不顧身取棼絲而理之而天不假年國事遂不支去矣國事去而夷狄亂華莫之或禦矣是則是圖之存存鑑戒也天其或者役鬼物以呵護之耶不然即其子孫世守之而兵火屢經安能數百年後不致墜泯使人猶得欽衽肅容而若

ガラス使用

此身者親獲諦觀一時衣冠文物之盛耶是卷也温公之十二世孫封少詹事兼國子祭酒庭芳先生出以示予予因及夫所睨者如此至其橋梓之繩武光前為時鴻碩世固有知之者無庸具論也

成化改元龍集乙酉冬十有一月既望諸曁後學陳洙文淵頓首謹書

司馬文正公為晉之夏縣人曾孫開國伯以吏部侍郎扈從南渡子孫遂家會稽胡元時隱處弗仕明興科第紳纓絡繹不絕有若大司成君恂侍御君亟按察君相皆能繩祖武振家聲煒然有聞於世其他發跡賢科者尚十餘人按察君起家寒素下帷絕編舉進士上第為比部郎讞獄畿輔馳抵夏旬拜瞻丘壠慨然有卜築之志後以李福達大獄事執法忤當塗者遂以閩臬憲效歸圖書數卷而外無長物課子讀書昕夕怡如也君逝數年而伯子初儀舉進士卒於巴陵宦邸竭俸以斂蓋若鄭如其父家靡儋石焉然越之閥閱薦紳甲天下而語詩禮清白孝友謙讓者必首司馬氏司馬氏

ガラス使用

云按察君之季子敬甫祉者續學累行早歲即名籍甚數奇不偶茲承父兄遺命携其猶子晰旋涑水鄉為奉祀計一日出所傳耆英畵卷示予且曰吾家宗器[illegible]共是矣幸以一言為先世重予展玩移時見其筆[illegible]蹟皆温公手澤而諸老儀容渙然如覿嘆息久之入温公距今日且五百餘年其間兵火相尋不知凡幾剝家計蕭然若彼而茲物獨存匪其世有賢[illegible]有求言孝思其不以為賂資而市鬻者幾希矣公嘗言積德冥冥中為子孫長久計噫非其積之厚也胡其慶之衍也蓋是畵之會與者凡十三人今其他氏子孫興與替予不能知而獨涑水氏之後世相暎盛傳美彰歷數十世而澤猶不斬本深末茂源遠流長有是哉斯畵可鏡睹巳敬甫君雅志進脩力追其先業而晰為巴陵君之季子青年砥志嗜學能文又司馬氏千里駒也行且咀華茹實數漾吐奇為

國之世臣家之令子俾父祖未竟之緒益拓以閎而文正公九泉之下有餘輝焉是畵其不朽矣夫

諸君勉乎以玆爰題之以俟

隆慶壬申仲秋初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廣西柳州府事上虞鄭舜
臣頓首拜書

宋太師司馬温國文正公余夏鄉先哲也當其任崇福時春夏在洛秋冬在夏縣如是者凡十五年時潞國文公亦以太尉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宴於韓國富公之第置酒相會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潞公素重司馬公而請與馬諸公

既畫形妙覺僧舍復繪成卷帙屬司馬公序之序與約且皆公手筆也既而公起相哲宗未幾而薨於位哲宗詔戶部侍郎趙瞻蕈護喪歸葬夏縣後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拏趙忠簡為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敘州及高宗南渡温公曾孫吏部侍郎伋護駕從遷因家會稽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然遷敘州者為公伯兄太中大夫旦之後而會稽者為公之孤裔入元之季夏縣子姓莫知所終而焚修祠墓下者至屬諸緇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卷』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焉迨我

皇朝會稽雲仍最爲蕃盛文獻不絶若大司成公
恂侍御公亜按察公相並來謁墓隆慶改元按察公
子景泉先生寔公之十六世孫也携其猶子宗晦
奉父兄遺命負家藏耆英會圖及誥勅數卷按察
公重修譜系一帙帰夏奉祀暇日出圖示予予焚
香啓壓見諸公皆衣冠𥨊然令人肅然起敬第卷
中張景元趙南正馮肅之三公面目剥落莫可辨
識其他亦或𨻶有毀裂而司馬公文富二公及張

昌言王安之席君從壬君既楚正叔王不疑數公
之容猶幸無恙以故公之鄉後生如不肖輩始獲
覩公真容見公遺物自謂希世竒覯幸莫大矣然
亦不能無感於斯也按

大明一統志夏縣本禹所都之地漢為安邑縣境
後魏太和中別置南安邑縣改為夏縣隋初屬虞
州後屬河東郡唐屬絳州乾元初改屬陜州金元
屬觧州

本朝因之縣西二十里鳴條岡公之墓在焉即今

ガラス使用

觀之公之祠墓規制宏敞有司歷有興修蘇長公手書隧碑雖仆磨於奸臣惇卞華而模鐫於後世惟哲宗御篆碑額猶是曩時舊物據紀載之言攷鳴條之迹公之為我夏人昭昭也柰何近世學者考覈不詳著述多謬如貴溪樵雲徐君庭桂假名荊川唐公著綱鑑大成以公為洛陽人而仍存涑水之號不知涑水之源出於絳縣而經流於夏之西境故當時稱公為涑水先生者以此洛陽安得有涑水也惑者不知今日解梁之夏即趙宋時陝州之夏遂疑公貫陝州迺河南人而不信其為河東夏縣人傳於賈而滯於真者比比皆是也嗚呼公惟居洛故得與會耆英肖形圖卷而遺其真容於今日向使公不居洛則不與此會而圖無此容矣是公之真容藉是圖而傳之今日者公之居洛為之也後人泥其會於洛遂昧其家於夏縱知其家於夏又泥其屬於陝是以有河洛之謬說也向使公無洛陽之居後人亦無洛人之惑矣是傳贋滯真而起後人之惑者亦公之居洛為之也夫學

ガラス使用

術如温公相業如温公聲聞之昭垂於後世如温公而今人尚論之蹤猶如此他尚何言耶此其所闕最大不啻魯魚亥豕之小失而已故予撫玩斯圖而深有感焉至若司馬氏世守之孝人將覩斯卷而自知之又何俟予之贅云雖然向徽景泉氏叔姪之歸則温公故物流落江浙間又安得歸公之故里也耶是殆有數存焉而景泉氏叔姪還夏之舉良可嘉尚也已

涑水鄉後學焉化龍光前甫薰沐頓首謹識

洛陽耆英會圖以文富司馬三公取重于世遂出會昌九老上圖凡十有三人

明萬曆甲申四月司馬文正公裔孫解元宗晦携此卷索余書余惟有宋自神宗用安石行新法一時元老皆致仕去文正居洛十有五年朋奸蔽主羽翼已成後雖宣仁倚毗相業赫然而天不憖遺黨禍尋起宋之大事去矣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高宗南渡家于會稽山陰之間而涑水舊墟無守冢者

ガラス使用

國朝以公大儒從祀孔庭復其子孫無所與士得專經科第蔚然相望宗晦之大父按察公相父巴陵公初季父邵武公祉皆起家進士而已與仲兄晞射策晉陽並成上第夫涑水之流賴南渡不絕南渡之族因涑水更盛然則河東故里可無人爲爾乎先此宗晦從其季父若兄比[illegible]彙征當路謂非晉產殊之于越君曰先按察君嘗展墓至夏欷歔久之慨然欲卜築于此予小子爾以來成先志也今已縣次續食獨柰何鄙遠之若內晉而外吳不得稱同姓不亦甚乎王子語之曰文正故鄉誠宜世祀勿絕子曷不請于

朝而家爲無但僑寓爲也則廟食顧歆公尸嘉告永有詞于晉矣往在嘉靖間大獄事起按察公以刑部尚書郎抗法不回罷去而巴陵又無祿即世今邵武與二孝廉彬彬嗣興庶幾能振遺響者宗晦勉之哉

萬曆甲申四月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太原王道行書

耆英會圖者宋司馬文正公及文富諸公十三人相期而會於洛中者也數百年後文正公裔孫宗晦氏晰持卷懇諸縉紳士為語揚厲諸縉紳士亦各以詩文備述先臣美盛余覽其形會其意因慨噫之曰嗚呼觀斯圖斯會也則有宋興衰治亂之機其決於此乎夫才賢者圖治之資老成者謀國之望宋自建隆開基迨及治平熙寧之世仁厚一脉漸次陵替文富諸臣夫非治世之蘗石而保邦之楨幹乎即年逾七袠景光近暮然猶天眷元德康強未老引而置之百僚之上或與聞謀議其謀謨翊贊宣猷展采當不啻炎劉之丙魏李唐之姚宋也而胡遺棄之疏斥之俾德星下聚乎夫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興衰治亂互為倚伏哲人智士又志甘恬愉難進易退者也文富諸公既以君子會適在下而安石京溥輩呼朋引類新法日起肆無忌阻國勢幾何能定而世道幾何不亂乎即未幾

司馬入相功成旋轉而尋復梢逝宋室爲之一空洛中諸賢會甚適矣宋何能國我有賢而不用以治譬之渡河者弃舟楫而甘自沉溺養生者厭膏梁竟饑餓以死嗚呼緊誰之咎歟語曰邦無老成誰與共理然則諸賢之斯會斯圖也或亦不能忘情在公而宋之人主則甘以遠賢自削已雖然晚近世以來崇尚勢利競從侈靡敝也久矣洛中之會固諸賢雅致亦見古道猶存蓋其會也坐次以年不以位供具尚儉不尚奢志同道合迨日以罷蓋有鼓腹歌詠之風焉後之君子乞身以老石室林泉之下固當以是爲準乎識此則宗晦氏先秉之綴固非獨有宗器之思而亦有補於世道之雅集也因忘陋爲之綴厥後云

萬曆甲申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奉

勑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侍　經筵工科都給事中雍丘侯于趙拜書

王嗣美曰余披是圖蓋有感於溧水司馬氏焉自古圖史所載稱世德世祿者不一其姓多數傳弗耀遞起而遞戚甚至欒郤房杜諸家尚不能庇其子豈其堅德之不茂耶抑亦種福之不長也噫是亦有數焉爾矣即無他取譬當其時凡與斯會者蓋十有三公焉如富韓公文潞公一皆依附日月績用軒翥宜其嚴施後世慶流苗裔者不聞有守斯圖如司馬憲使諸君輩他可知已蓋亦有幸不幸哉余揔丱時開先大父暨家君譚洛中耆英一

會古今盛事既讀宋史見諸公勛業奕奕為宗社倚賴退棲巖穴相與考槃詩酒即與鄉曲田父無殊真得古人去就之義未嘗不欲摳趨左右愿効執鞭而無從也今得披斯圖指視曰此某公也此某公也此某公詩也一時形容氣味髣髴如見余亦何多幸耶計元豐迄今垂五百年所有數公像亦且刊刻無似恐時久弗孫得無猶有恙耶詩曰申錫無疆子孫保之司馬氏子孫保之哉按司馬氏系出高辛漢司馬遷公世掌史書為龍門司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溧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氏歷世多顯晦趙宋元豐間温國公以相業顯世居夏為涑水司馬氏温公徃來伊洛間為斯會始繪斯圖后曾孫開國公伋隨高宗南渡移家浙之山陰為山陰司馬氏圖在山陰

明興簪紱遞起至隆慶改元有進士祉者承厥考按察公遺志偕猶子暐晰始歸夏修温公之業暐晰繼舉于鄉而晰尢著復為涑水司馬氏圖在涑水萬曆甲申夏晰持以示予先後題詠者若干人有温公手筆序其端有十三公齒序職官有會約

---

九條詩各一首

關中王　嗣美書

按耆英會凡十有三人以首事則潞國公以治具則韓國公以事例則彷之唐白樂天香山會約亦云偉矣當是時諸與會者皆以耄耋相先獨温國司馬公年未七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此其說近似以今度之公之與斯會也寧以齒乎哉攷公在位二十餘年居洛十五年當其居洛寔惟新法之故以故十五年間絕口不言新法非不欲也知不

ガラス使用

可也辟之豺狼難以身近公固量之審矣至一念忠愛矢死不忘則又公之志也夫以志則是以遇則非而憤懣不平之意非有托焉不可也故追歡杯杓雍容賢喆庶幾托焉而失者或托焉而得此又公之弗獲已也比晚年再出即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此其志可想矣嗟乎龍蟠於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哉予以此有味乎其言之也

---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　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稷山後學梁綱拜手書

吾鄉先正司馬温公嗣孫舉進士者乃持其所遺會畜眎余且曰惟翁為學慕古必與先人誼有神交希題數字其後亦先人所樂聞者何如余應之曰吾尚樂眎是耶念昔藝祖立國僅得忠献一人以為之弼忠献雖才于道未有所聞其曰用魯論各半部者固謏詞爾胥論多表裏于周官焉能用之其致治止如彼耶若我文正生其中葉承洙泗之舊泝啓伊洛之新源固帝所賚以弼其嗣主者

ガラス使用

使專主台席公必取其制度叅而更定尚世世相承不致失墜将趙宋之社或存于今時矣夫何以人生幾何之壽而授其閑于洛者至十有餘年之久是其為智猶不及一石工安在取奐與哲以為謚耶用知耆奐之會豈連茹衆正者所欲立與夫獨樂之園固志存燕善者不暇為矣覩于是圖能不深慨于異世之同志者耶雖然公固未盡行其道于當時而有不亡者存所謂富有著述是已即他人猶當誦法之矧其子孫乎為公之嗣凡在其陰德尚庇中者正宜佩服厥訓佐我

聖主以繼自古賢哲之佐如伊周者為有光矣如此始不忝于為公之嗣無徒保守此圖夸以示人曰我温國之正嗣而已迂夫過計有如此其勿訝

鄉迂夫敘菴張直沐手書時年七十四矣

司馬文正公勛業文章彪炳史牒故無論華夷今昔誰不仰之當元豊間與潞鄭文富諸公結社洛中以歌詠太平當時命工繪圖頗為奇事而傳之於今足為奇物予聞之舊矣顧以不能一覩為恨

萬曆甲申予以執事在桐鄉桐鄉去夏不五十里間以公事至則展拜先生之祠且晤先生裔孫宗晦孝廉乃又於宗晦許獲所謂耆英卷者披其啚讀其詩具見當時太平文物諸老優游氣象斯非生平厚幸耶予家舊藏有香山九老啚號稱精絕今又得覩斯圖大是快事第其卷為拙工裝演遂使千年神物一旦殘缺殆為造化所禁而莫知其所以然耳嗟嗟惜哉

桐鄉令卭人康楙志

---

舊識耆英集洛濱重邀此午一元臣夔龍當日開生色麟鳳今朝奉此真官系貂蟬輝百葉扈遷俎豆掄千春轉思元祐群公事一自披圖如對神

天池徐渭

金門初罷相洛杜已招賢元祐人俱老熙寧事可憐無由瞻日表豈欲樂天年忽憶前朝事披圖倍愴然

月峰孫鑛

洛陽會上聚耆英盡是當朝社稷臣且共尊前浮

ガラス使用

綠醸肯隨馬上逐紅塵可憐司馬年猶壯誰挽兕寧法再新料此畫形非梦卜一時披覧轉傷神

句餘後學孫如湯

司馬氏持其先洛社圖卷眎余謂余宜有言末簡則諸大夫之述作備矣盖操筆而毫為之腐也偶友人以宋十六帝圖像過余小有附庸因布席焚香合二圖而披覧之迺謂百世之下得儼然見當時明良之盛不能不深為幸喜頋諸賢社稷臣也而使在野此趙宋理亂興亡之關又不能不為之浩嘆

此圖為宋鄭與筆也能於毫素間寫出諸大君子使千百世後宛然如昨慨焉興慕真高手也夷考與閩人也非夫秉彜好德心醉乎有道者氣象胡能命筆如此此其賢於福建子不亦遠哉

後學黃猷吉敬題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内貯竹

簽上書學士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絛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一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老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此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語也敬為拈出亦足見公生平一斑云

萬曆丁亥春二月念有三日後學黃猷吉再題

ガラス使用

CL.
NO. 44143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